蜀山劍俠傳/25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五八回　貝葉煥祥輝 地缺天殘參佛相　魔宮燒毒手 神童仙女盜心燈

下一回▶

妖婦連問兩次，對方連眼皮都未眨一下，也不前進，也不放妖婦過去。花無邪早逃得沒有影子。妖婦兩問不答，便不再問，兇睛閃閃，望着兩怪人，幾番欲前又卻，好似進退皆難，神情忿怒已極。又相持一會兒，倏地眉髮倒豎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既是逞強出頭，就該說個原因，我如無理，立即就走，爲何死眉死眼，裝腔作態，連話都不敢出一句？我知你師父一向不撿人現成便宜。大雄禪師玉壁藏珍，他居此多年，毫不知情，一見有人來取，便生貪心劫奪，我想他決不會做此老臉丟人、自背平生言行之事。我不過打狗看主，不肯輕易結怨，並非怕你們。如祇是你兩弟兄想要染指，盡可商量。今日之事，凡是出力的人，俱都有份。與其無故結仇樹敵，何如將花無邪尋回，合力下手，一同分享，豈不是好？有甚話祇管明言，我老婆子在未叫明以前，決不暗中傷你們便了。」兩怪人聞言，互看了一眼，板着一張死臉，陰惻惻答道：「無知老妖婦，你做夢呢！別的我不知道，就不容人在此賣弄。近年恩師不許我們先動手，纔讓你一步。你既發了狂言，想好好逃走，不留一點東西，還不行呢。你那一套祇管使出來。否則，我弟兄懶得看你這張鬼臉，先下了手，莫說不打招呼。」

妖婦本因近來時衰運背，不欲樹此古怪難惹之強敵。又見對方人不出門，卻將兩個元神附在本門獨有的五雲鎖仙屏上飛來。表面上好似人正在打坐，發現來了強敵，不及復體，徑用元神出戰。實則取巧，有此雲屏護身，先立不敗之地。此寶用無數人獸精魂戾魄，

與乾天罡煞之氣合煉而成，雖是旁門左道，但是天殘、地缺法力甚高，平生恩怨分明，無往不報，對人也是如此。事前先遣門下怪徒四出，用他靈符拘上萬千人獸魂魄，再經選擇。別的左道中人視爲至寶的兇魂戾魄，反倒不要，連同一些看不中的殘魂餘氣，一齊在他靈符護持之下遣走。下餘經他選中的，再當衆曉以利害。如願爲他服役的，便自認年限，到時放走；不願者，仍用靈符送回。這些鬼魂因煉時極少痛苦，並且年限越多，形神益固，限滿投生，必能體健身輕，多享年壽，那服役最久的也許還有別的好處，因此十九應諾。事出心願，與以邪法強制者不同。對起敵來，也各拼命，發揮所付全力，端的神奇無比！

妖婦暗忖：「怪物師徒欺人太甚，並且都是有名乖張怪僻，不通情理，好說無用，空自示弱丟人，甚至還不容就此退走。有此雲屏護住元神，我那呼音攝神之法多半無用。莫如施展玄功變化，衝入雲屏，用這一雙抓魂鬼手，將怪徒元神抓裂。也不和兩老怪再交手，以防深入虎穴，中他暗算。就此遁回，約請能人相助，再以全力來拼，非將禪經、藏珍得到不可。」妖婦也是大劫將臨，自信大甚。不知天殘、地缺當晚因見珠靈澗有人鬥法，默運玄機推算，得知有一件關係畢生榮辱安危的事，就在不久發生，心中憂急，此舉別有用意，竟自破例由那末次一坐三百餘年，不曾離開過的危崖石凹之中，隱形飛出，也同附在雲屏之上，兩怪徒實是真身。因烏頭婆邪法厲害，來去如電，非使受了重創，膽寒卻步，不能免於糾纏，故意用法力顛倒掩飾，棋高一着。妖婦果然誤認是兩怪徒怕她，特以元神出鬥，上了大當。主意打定，一聲極慘厲的怒嘯，將身一搖，全身立被一團極濃密的黑煙包滿。同時鬢邊兩掛紙錢也便飛起，化爲兩道慘白色的光華，環繞身上。衆人目光還未看清，兩道妖光已環繞一團黑影，箭也似急，往雲屏上衝去。

那雲屏橫亘在珠靈澗斜角上空，看去長祇數十丈，高僅十丈，一色深黃，時有光影閃變。衆妖人雖然同居此山多年，祇偶聽人說過；有兩個和怪徒交好的，每問俱都不答。今見忽然出現，並不如所聞之甚，看去好似無甚異處。妖婦卻精玄功變化，相隔千百里外，聲到人到。休說這點間隔，再長百倍，就不衝破，也被由上下左右四邊空處飛越過去，不料竟會望而卻步，已是奇怪。祇當過去不遠，便是烏牙洞禁地，不願開罪兩老怪物之故。及見妖婦忽以全力前衝，知她平日行事向不虛發，也無敵手，況當怒極相拼之際，就便將兩老怪引出，這片雲屏也非破去不可。誰知那麼邪法高強，與毒手摩什、蚩尤墓中三怪齊名的烏頭婆，這一衝，並未將雲屏衝破。一到上面，也和兩怪人神氣差不多，附身雲屏之上，祇是動靜不同：怪人仍舊呆立相看；烏頭婆卻是眉髮怒張，黑煙和慘白妖光環繞之下，在雲屏上往來飛舞，其疾如電。晃眼之間，黑煙白光之外，忽然附上一層黃雲，漸漸雲氣越附越厚。妖婦便如凍蠅鑽窗一般，此突彼躥，似想掙脫。末了簡直

周身被黃雲束緊，成了一個大黃團，妖光黑氣全被包沒，不見痕影。經此一來，休說衆妖人大出意外，便申、李二人也覺老怪果是名不虛傳，連門下怪徒也有這麼高神通。

李洪想起花無邪往烏牙洞中逃走，此時未歸，也頗可慮，意欲隱形往探。申屠宏力言：「此舉係照恩師手諭而行，結局雖未明言，當可無慮。老怪更爲厲害，一入禁地，立被警覺。等烏頭婆敗後，再作計較，我奉師命，自有處置。」李洪方始中止。雲屏上忽然光色閃變，由黃而白，轉眼又變成紅色，同時起了無數大小漩渦。妖婦身外所包雲光也隨同變幻，不論飛到何處，均被漩渦裹住，掙脫一個，又遇一個，飛舞衝突之勢越緩，不時發出兩聲慘嘯。申、李等三人因在天蟬葉和禁遁掩護之下，祇覺聽去刺耳難聞。衆妖人卻似心搖體戰，真神欲飛，不能自制。有幾個聲纔入耳，便已倉皇飛走。下餘還有四人，均露出強自鎮攝，面帶驚懼之容。方料妖婦烏頭婆情急，正以全力呼音攝神，與敵拼命，猛又瞥見屏上火雲旋轉中，碧光亂閃，一串連珠霹靂大震，烏頭婆身外光雲立被震散了些。緊跟着，一股黑煙比電還疾，沖霄射去，煙中帶着一種刺耳的厲嘯，由近而遠，晃眼餘音猶曳遙空，烏頭婆蹤跡已杳，端的神速已極。跟着雲屏忽隱，兩個黃衣怪人也未駕甚遁光，竟自下落。殘餘四妖人多與怪徒相識，搶先迎上，意似想恭維幾句。哪知兩怪人死眉死眼，全不理睬，厲聲喝道：「那九粒魔陰雷，乃你們門中之物，怎會到烏頭妖婦手內？分明與妖婦勾結，合謀作祟，師父立等回話，快說！」衆妖人俱是崆峒餘孽，苦煉多年，邪法異寶各有專長，滿擬不久死灰復燃，重整門戶，經此一局，纔知不論和正邪哪一方比，全差得多。本就氣短，一聽怪徒聲色俱厲，大有翻臉之意，適已看出厲害，又是緊鄰，如何敢忤，慌不迭極口分辯。李洪見衆妖人窘急醜態，反倒消了敵意，還想再聽下去。

申屠宏知已到了時機，老怪已回，悄告李洪：「速帶龍娃回我書房，我去接應花道友回來。這累贅是你帶來，萬不可隨我同往。包你還有事做，但不在今天。」李洪已覺龍娃一人在此可慮，便答應看完即走。申屠宏說聲：「小心。」便往烏牙洞飛去。剛到，便見另一怪徒引了花無邪，由崖凹中走出，引往半里外另一設備整齊的石洞中坐下，笑說：「花道友，此事兩有益處，還望三思。不過家師素不勉強人，本是令我送出山去。祇是我想二位師兄曾爲道友，稍效微勞，想請道友暫緩，等他們事完回來見上一面，再走如何？」申屠宏忙用傳聲，令其婉言相拒。花無邪便告訴妖徒：「令師盛意，並解我圍，甚爲感謝，必有以報。尚有要約須赴，改日登門，再見令師兄吧。」怪徒極強橫固執，聞言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：「我也有事，留否由你！」一閃不見。申屠宏立令花無邪同隱身形，仗着天蟬靈葉與仙柬指示，連越過沿途禁網，飛了回去。李洪、龍娃恰也飛到，各說經過。

原來花無邪危急中想起申屠宏之言，忙往烏牙洞飛去。果然身後現出雲屏，將烏頭婆阻住。先還恐纔脫虎口，又入龍潭，繼一想：「申屠宏奉命相助，所說當無差錯。」一到烏牙洞上空，除來路外，三面均有禁制，不能衝過，祇得硬着頭皮下降。見危崖內陷，地並不廣，也無陳設用具。祇當中有一個五尺高、二尺多寬的石凹，並肩擠坐着兩個黃衣怪人：一缺左腳，一缺右腳，似是孿生兄弟。雖未見過，料是天殘、地缺。知他們生性乖謬，狂傲固執，與衆不同，便以禮相見。兩怪人冷冷地說道：「我這西崆峒，除五龍巖幾個後輩，因他們師長先住此山，在日對我又極恭敬，容留至今外；向不許外人動本山一草一木。你所做的事，本不容許。但我一向扶弱抑強，見你孤身一人，竟敢大膽來此開山取寶，已有五龍巖這班蠢牛與你作對，再如出手，還當我師徒倚強欺人。本心由你自去，不料你當危急之際，明知我師徒不好說話，偏往我門前投到，足見膽識過人，妖婦又那等猖狂可惡，纔命門人相助。妖婦已爲我法力所困，逃生已是萬幸，足可無慮。你所取禪經，到此也能成功，我並還可助你一臂。不過，我二人恩怨分明，助人須有酬報。此事已經洞悉因果，並不想有分潤。祇是存放貝葉的金篋之內，有一件佛門至寶，非你不能到手，如肯借我一用，到時，你便可安心下手。不論有多厲害的對頭與你作梗，均由我師徒應付。我事一完，立即還你。此係彼此有益之事。我師徒素不勉強人，時尚未至，也無須馬上回話。如若心願，或是你看出單仗李洪相助無用，仇敵太多，形勢凶危，下手前三日，來此一行，我便可爲你安排，使你專心按照禁圖取寶，決無他慮了。」

花無邪知道對方乃方今旁門散仙中有數人物，脾氣更怪，行輩甚高，一向自大，入門並未跪拜，他們竟毫無忤色，反允相助，祇借寶物一用。按說承他師徒解圍，借此酬報，原是應該。不過二老行事莫測，以其神通廣大，怎會自貶身價，向一後輩借寶？還有他們既凡事前知，申屠宏也在暗中相助，怎會算不出來？貝葉禪經篋內是何法寶，他們竟會如此需要，自身災劫定數所限，非經魔劫，不能成道，本是明知故犯，並不須人相助。還是問過申屠宏，再行回答爲是。略一尋思，正要回答，天殘、地缺已閉目入定，喚了兩聲「老前輩」，不聽迴音，祇得罷了。身在虎穴，主人喜怒無常，便在側恭敬侍立，以待回醒。隔有片刻，左側有人影一閃，忽現出一個黃衣怪徒。花無邪法力原高，看出怪徒早在室內，並非外來，也許隱伏的不止一人。於是故作不知，方問：「道友，有何見教？」怪徒已做手勢噤聲，似恐驚動二老，態絕恭謹。隨之引往另一洞中，一言不合，便自含怒隱去。看神氣，似以爲禁網周密，若不放行，決難脫身。不料申屠宏趕到，將人引走。

另一面，李洪在小山上隱形旁觀，先見仵氏兄弟咬定諸妖人與烏頭婆勾結，經四妖人再

三分說，仵氏弟兄雖然息怒，即令衆妖人不許過問此事，並說他們祇是不服以多欺少，並非想要自取禪經。衆妖人自是不願，溫三妹便說：「此事譬如不知，中止前念，本無不可。祇是雲南二惡定必不容，早將神魔煉成，尋上門來，卻是難敵，不知二位道友可能助我等免難？」仵氏弟兄聞言，冷笑道：「不經我師徒默許，誰敢動此一草一木？你們祇要不離此山，怕他何來？你們不聽話，與那女子爲難，卻是自討苦喫。」說罷，人便不見。氣得四妖人咬牙切齒，一言未發，各自飛去。申、李、花三人彼此一談，均覺奇怪，便把仙柬取出，通誠拜觀，第三頁字迹忽現。纔知白眉禪師大弟子朱由穆，自從銅椰島分手，本約定三生至交姜雪君，隨了大方真人神駝乙休、韓仙子，去除玄門中敗類雙鳳山兩小邢天相、天和兄弟。就便應仵氏弟兄之約，往尋袒護雙鳳山兩小的天殘、地缺鬥法，減少他一點氣焰。不料邢氏弟兄兇狡異常，知道銅椰島攔截韓仙子元神惹下殺身之禍，遍約能人，百計求免。四人最後雖然大勝，邢氏弟兄也喫乙、韓二人追往北極天邊殺死，除去兩個極惡窮兇，卻因此惹出不少事故，這裏暫時不表，留待後敘。

且說妙一真人素持寬大，與人爲善。深知天殘、地缺雖非正宗清修之士，除卻生性奇特，專重恩怨，不論善惡，又喜袒護徒弟，是其所短，劣迹卻不多。門人雖不時背師爲惡，但他兩人初得道時，頗積善功。尤其所煉護身雲屏，度化了許多冤鬼，用心雖爲利己，無形中也積了不少功德。祇爲狂傲自大，所居直同禁地，有人遊山誤入或是路過，不論仙凡，均受怪徒欺侮，法力越高，喫虧越大。他倆不但不問，有時反爲張目。幾個寵徒相貌既極醜怪，行事更極驕橫任性。近年膽子越大，時與妖人勾結爲惡，因此樹敵甚衆。朱、姜二人這一去，必與他師徒難堪，祇是二人法力雖高，仍難致其死命。念在他倆成名多年，修爲不易，又恐其惱羞成怒，激與妖邪合流，生出事來，欲以恩相結，到要緊關頭，爲其解圍。同輩之交，不是無法分身，便是素來恨惡他師徒的人。雙方法力都高，事前不能泄露。知申屠宏機智穩練，如將迷蹤隱迹和乾坤大挪移法煉成前往，照柬帖所說而行，便可勝任。爲此命醉道人傳諭，令其依言行事。

這第三頁仙示上，除指示到時機宜外，並說：「大雄禪師法力無邊，不特洞門上的太乙混元真氣，不到時限無法攻開，並且內裏另有法寶封固，不在禁圖所載埋伏以內。第三層威力更大，刻經玉碑，已化成一片玉壁，法力稍差，也不能取走。屆時番僧三十六相神魔已經煉成，隨後趕來。花無邪所要禪經也可得到，當時攜經遁往海外，雖可無事，一則孽難未消，將來仍須應驗；二則玉碑所刻，乃是經解，留在世上祇剩五日，便須化去，碑重如山，保留、攜走兩俱不能，非當時默記下來不可。如用前部貝葉禪經自去參悟，至少三百多年始能通曉。事前祇采薇僧朱由穆和李寧可以相助，但各有事，到得甚晚，必與雲南二惡相遇。此經關係番僧日後成敗，就令當時不敢苦迫，真形已被攝去，

從此苦苦尋蹤，不久便爲所害，元神也被擒禁，非滿十四年不能脫難，但異日成就卻大。如甘以身殉道，爲久遠之計，經到手後，速將天殘、地缺想借的一片貝葉靈符交與申屠宏備用。再照圖封禁全洞，往末層玉碑之下讀那經解。一任番僧神魔攻山，不去理睬。等碑洞將被邪法攻破，經已記全。速將所得禪經用筐中所附靈符封固，高呼神僧法號，乞發慈悲，朝玉碑擲去，立即藏起。跟着申屠宏所請的人也已到來，將碑取去。番僧晶球視影祇能看出前半，藏經一節，因有靈符妙用，並未看出。祇知關係切身利害的前部禪經已被人取走，因此拼命劫奪，不肯甘休。花無邪若隱避得快，真形不被攝去，未始不可暫脫毒手。無奈定數如此，花無邪精誠強毅，也必不肯早退。苦難雖不能免，將來脫難出困重取此經，參悟末兩章上乘佛法，必成正果。」

花無邪向道堅誠，知道事可如願，又知天殘、地缺借寶之事已有安排，好生欣慰，毫不以十四年煉魂之苦爲念。申、李二人愈發感動，對於她將來超劫出困之事，均願以全力相助。花無邪自是感謝。申屠宏因仙示未提李洪，便問：「洪弟，怎得到此？」李洪笑答：「我每年此時要到峨眉省親，恰值休寧島羣仙盛會，欲往觀光，未得如願。歸途遇見世叔藏靈子，將我喝住，先對我誇獎了一陣，後說日前遇淩世叔與陝西黃龍山猿長老，談起這裏的事，回山又探出了些機密。問我如想湊此熱鬧，助花道友取經，便指點我得一件好法寶，並說他去休寧島見了我爹孃、師父，必爲分說，事情是他慫恿，與我無干。另外又贈我一道極神妙的靈符，一經施爲，不論對方法力多高，也算不出來人心意行動。須等瓔、琳二位世姊有要事尋我時纔用。此是他照例三年一次，默運玄功，推算未來，爲了感我爹爹高義，一時關切，無意中推算出來的。命我慎祕，尤其不可對師父說。防我不聽話，心思白用，冷不防在我頭上拍了一下，加了禁制，說是一見師父便想不起，我也不知靈否。送走以後，一想師父也是赴會未歸，回山無聊，好在爹孃、師父事前全未叮囑，不算違命，何況還有世叔藏靈子代我說情呢。我以前法力，近來多能運用，法寶雖未發還，有斷玉鉤和靈嶠三寶，也能抵擋一氣，便趕來了。」申屠宏知藏靈子近與本門修好，此老法力高強，必有深意。仙柬未提李洪，可知無礙，纔放了心。花無邪見李洪小小年紀，如此神通，再聽二人敘闊，說起前生之事，更爲驚奇，讚佩不置。

一會兒天明，龍娃告辭回家。申屠宏說：「無多時日，便要下手，形勢較前還要兇險，帶你徒多累贅；並且你不久隨我遠行，母子還要久別。明日我便設詞散館，反正無事，何如家中奉母，多聚些時，事完，我自尋你多好。」龍娃先頗不願，後一想到母子不久分離，不知何時纔得重逢，立即應諾，分別拜辭而去。李、花二人均說龍娃至性可嘉。申屠宏笑向李洪道：「如不是孝母可取，似此庸凡，如何可要？都是你作成我，頭一次收徒便不如人。」李洪笑道：「大哥休如此說。人貴自修，你沒見諸葛師兄初在大世伯

門下那等艱難麼？現爲本門四大弟子中第一等人物，成就如何？再者，我見這孩子靈巧孝心，頗爲喜愛。既作成他拜在大哥門下，也必助他到底，我一下山，必有辦法。我這老長輩決不白當，包你滿意便了。」申、花二人見他不過像一個六七歲的幼童，偏於老練之中，帶着無限天真，深以當龍娃老長輩爲喜，都由不得笑了起來。

一會兒，生徒到來，申屠宏告以不久解館歸去，每人暗贈了些銀子遣走。生徒去後，花、李二人重又現身。因昨晚爲妖婦所擾，洞未攻進，反把連日心思白用，又須從頭做起，將六字靈符解完，也到了神僧所限時日。雖然進洞之後尚須三日始得成功，但這次有申、李二人同往相助；兩老怪物既已明言，不致作梗；衆妖人也許不敢違怪徒之誡。花無邪心急下手，雖然早了數日，生出好些事故，因此卻把崆峒諸妖人阻力去掉，損益也可相抵。三人商議停妥之後，又把兩圖取出，互相觀看，照妙一真人仙示，細加推詳，花無邪纔知禁法微妙，息息相通。幸而昨日沒有進攻，否則還要陷身在內，進退兩難。深悔先前不合私心自用，總算臨事審慎，將兩圖全交申屠宏保管，免卻好些難堪。尤其李洪無端銳身急難，以全力相助，免去燃脂頭陀所說鬼手抓魂之劫，由此銘感在心。不提。

捱到夜間，時辰已至，三人一同前往。因烏頭婆到時，李洪前生曾與孽子鬥法，知她厲害，立催花無邪速收旗門。花無邪本在壁上行法破門，久攻不開。李洪忽然飛往相助，並說自己來歷。花無邪纔知引進龍娃的小仙，乃妙一真人之子。看出他禪功甚深，法寶神奇，甚是信服。又早知烏頭婆厲害，祇未見過，聞言喫驚，立將旗門收走，未被邪污。有此埋伏，可多一層防備。這次再至珠靈澗，先將旗門佈好，由李洪助她，重破六字靈符。申屠宏仍在小山之上守望。有了二人相助，不特格外放心，並且破完靈符，李洪便由外面加上一層佛法禁制。申屠宏又格外慎祕，用天蟬靈葉將花、李二人形迹隱去，任是多高法力的妖人，決看不出。如有妖人到此，別的不說，外面的一層佛法禁制便極難破。此是天蒙禪師伏魔真傳，與行法人心靈相通，祇一有事，李洪先自警覺，端的戒備周密，無隙可乘。初意衆妖人未必死心，至少也有隱伏窺伺。前後也有個把時辰，纔得畢事。李洪連施佛法，暗中搜索，連預想要討借寶迴音的怪徒都未見來。第一夜，還當偶然，不料第二夜對方人仍未見，接連三夜，俱是如此。都料這夥妖人均非弱者，即令畏懼怪徒，不敢自來，也必有別的陰謀毒計，或將此事傳揚出去，將與天殘、地缺法力差不多的妖邪引來作梗，哪有如此便宜的事？李洪欲往五龍巖、烏牙洞兩處探看。申屠宏因他這次轉世，法力恢復既快，功候越深，膽子更大，恐生枝節，力說：「看恩師手諭，雖非容易，既可成功，當然無礙，去惹他們做甚？」李洪欲行又止。一晃，到了第五夜，已經事完將走，忽見一道極暗淡的灰白色妖光由山外飛來，往五龍巖那一面投去。飛行甚速，破空之聲也極細微，換了常人，決聽不出。次日子夜，便是成功緊要關頭，

特意在當地隱伏了半夜，均無異兆。妖黨往來常有，不願多事。好在李洪禁法有警即知，仍未往五龍巖探看，便同回轉。

次日，申屠宏裝作起身，退了民房，暗將行李衣物等平日用來擺樣的東西，一齊暗送龍娃家來。告以三日之內前往，帶他同行。龍娃母子見了三人大喜，堅要款待。三人見他誠切，難得動上一回煙火，也就允了。因仙示上祇說當晚可以成功，險阻多在入門得手之後，門上混元真氣卻未明言破法，是否順手還不一定，又防臨期生變，特意早些趕往。到後一看，仍無異狀，心雖喜慰，戒備更嚴。快到亥末子初，竟連聽到兩次隱微破空之聲，飛行甚高，遁光一點也看不出。等到發覺，已由側面飛過，好似俱自外來，落處並不在崖前一帶。功成一貫，要緊關頭，就有敵人，也須一拼，祇有仍照預計行事，不去睬他。爲防門上真氣難破，纔交子初，便即下手。仍由花、李二人上前，申屠宏在側戒備。約有盞茶光景，花、李二人攻門正急，李洪心靈忽連起了兩次警兆，都是略現即止，照理人一走入禁地，旗門立現，並且來人不到壁上犯禁，不會有此景象。李洪雖然屢生修積，法力甚高，此生終是年幼天真，無甚機心。那警兆又是現滅極快，毫無影迹。一見旗門禁地仍是好好的，申屠宏尚在小山上守望，並還加了一層本門禁制，有此兩關，敵人稍有動作，萬無不覺之理，怎會已到身旁，尚無異兆？二人本是連人帶法寶、飛劍，合成一道精光，朝門上猛衝。無奈元氣屢分屢合，幾次可以衝破的，均未佔住機先。心雖奇怪，以爲敵人如已衝開禁網入內，有此法力，早已出手施爲。正急之際，略一尋思，也就放開。李洪並未通知申、花二人，眼看斷玉鉤連同靈嶠三寶與花無邪法寶、飛劍合成的一片精光，末次衝上前去，將門上混元真氣衝散了十之八九，又和以往一樣，不能全數衝破。方在可惜，待要就勢加功施爲，猛瞥見酒杯大一團灰白色的妖光打向門上，叭的一聲，元氣四散，門便大開。緊跟着，箭也似急一道暗赤光華由身側飛過，往門裏衝進，來勢神速，事出意外。方道不好，未及施爲，就這妖光電射，不容一瞬的當兒，猛又瞥見門前現出五青五白十道光華，也是電射而出，兩下裏撞在一起，祇聽哇的一聲慘叫，妖光散處，飛起幾條黑影。同時另一道銀光卻往門內射去，耳聽哈哈大笑道：「狗妖孽！你上了我二人的當了，想逃如何能夠？」花、李二人百忙中俱都情急萬分，話沒聽完，各將飛劍、法寶朝那青白光華衝去。雙方撞了一撞，覺出其力甚大，又看不出甚路數。忽聽門內有人大喝：「賢侄不得無理！此是猿長老，經我便道約來相助。申屠宏快放天璇神砂，留神妖孽逃走。」話未聽完，先前妖光散處，旗門出現。

申屠宏見變生瞬息，事前毫無迹兆，敵人便已入陣，也甚惶急。正待往援，門內人一發話，便聽出是師門至交怪叫花窮神淩渾，忙喊：「洪弟、花道友，不可妄動！」又立將二相環取出，方要施爲，忽聽一聲可裂金石的清嘯，大喝：「無須，淩花子，你太小看

我了。」話還未完，青白光華祇與花、李二人撞了一撞，並未爲敵，略爲一斜，便自讓過。崖前忽現出一個身穿白麻布衫，生得猿臂鳶肩，獅鼻闊口，銀牙朱脣，面色紅潤，額前搭着兩道細長壽眉，大耳垂輪，色如硃砂，鬚髮如銀，一對細長眼睛精芒四射，相貌奇古，身材高大的長髯老者。一出現，便凌空而立，一雙細長指爪一齊外伸，那五青五白十道光華，便由指尖上射出，朝旗門內那幾條黑影追去。申屠宏久聞猿長老之名，尚未見過。李洪來往仙府，早聽說起開府鬥法，淩渾義結猿長老，棄邪歸正之事，來時又聽藏靈子說過，此時一聽是他，忙即住手。方和花無邪高喊：「後輩一時無知，長老恕過。」淩渾忽然走出，手中託了一件祥輝閃閃的法寶，見面便指花無邪道：「我受令友呂道友之託，來此相助。如今洞門已開，還不快些進去。」花無邪連忙禮謝，飛身而入。申屠宏因猿長老一說，不便出手，也飛過來拜見。

淩渾隨對李洪道：「你這娃兒也不安分，還不到你下山時期呢，便來多事。可笑藏矮子量小，知我想借這裏一件法寶應用，因記青螺峪和開府時的兩次小過節，特意指點你來取此寶，使我不好意思再要。其實，我無此寶，不過稍費點事，有甚相干？倒是他贈你那道靈符，關係重要。小寒山二女不久便與毒手摩什惡鬥，非用心燈，不能致這妖人死命。此時，謝氏姊妹已往武夷等你，須用此符，纔可將心燈得到，去往大咎山火煉毒手摩什，除此一害。你這小淘氣，也有一次熱鬧可看。以後便須再過七年，纔可下山行道。藏矮子尚且作成你，何況於我？省你費事，已將你那件法寶得到，於你將來頗有大用。至於名稱用法，令師會指點你。底下沒你的事了，還不快走！」李洪笑道：「小侄法寶甚多，本是爲開眼界而來，沒想要甚法寶。世叔如是需要，請拿去吧，或是用過再賜小侄，也是一樣。」淩渾道：「胡說！藏矮子還當我非此不可呢，還不快拿了走！」李洪接過一看，形如一朵蓮花，非金非玉，入手甚輕，料知不是尋常。因和謝瓔、謝琳最爲投契，知道所取心燈關係至大。祇不知師父既是她們的父親，又是誅邪除害之事，爲何要等自己這道靈符纔能到手？此老脾氣古怪，不便多問，惟恐誤事，匆匆拜謝作別飛去。

申屠宏旁立，看出妖人已死，元神也被劍光擊散。祇是妖人法力甚高，元神竟能分合，先被旗門困住，喫他接連幾躥，已將衝出重圍，快要合成一體。猿長老十道光華，先祇分射陣角，忽在此時合圍上去一兜，成了一面光網，將黑影包緊，電閃了兩閃，便已消滅。一見飛回，忙即上前拜見。淩渾道：「此時朱、姜二位道友正與兩老怪鬥法，駝子夫妻也要前來，我和老猿要前往觀戰。你快進洞去，祇要將禁制復原，便可暢所欲爲。那旗門可先收去。如有甚事，我們俱在烏牙洞，立可應援，放心好了。」申屠宏方在拜謝，淩渾已和猿長老飛去，暗忖：「恩師所傳禁法真個神妙，那最關緊要的事，以此老的法力，居然不曾前知。休看成功在即，底下的事更多艱危，絲毫大意不得。」便照所

說，收了旗門，往裏飛進。花無邪正收那第二層埋伏的一件法寶，尚未成功。見面匆匆一說，忙將外壁禁制復原。那第二層是一道玉門，法寶是一金環，大約丈許，乍看彷彿畫在門上，是一圈黃印，不在內外兩圖所載之內。

花無邪初進來時，並未看出這是佛門至寶。及至按照總圖行法，想要開門入內，頭一次行法攻門，因是初試，不知威力大小，心懷謹慎，不敢過猛，門上黃圈祇色彩格外鮮明，尚無大異。二次再進，因頭次行法無效，也不見有甚反應，膽子漸大，心又急於收功，以免夜長夢多，別生枝節，除照總圖所載，解禁之法施爲外，並以全力朝前猛攻。花無邪曾在芬陀大師門下多年，得有佛門真傳，因平日用功最勤，彼時功力尚在楊瑾前身淩雪鴻之上。以爲佛家降魔禁制，十九同源，頭層禁制已解，初試不見有甚警兆，埋伏許在門內，祇要把此門攻開，便可照圖行事。因憶總圖載有逐步解禁之言，爲防萬一，並還雙管齊下，心料照此行事，萬無一失。哪知全洞禁制，不但息息相關，並與所埋伏的法寶互相連貫，發生不可思議的威力。如非得有佛門降魔真傳，而又與事機巧合的有緣人，便將兩圖得到，照樣無法進去。花無邪這一猛進，恰將金環威力引發，眼前倏地奇亮，門上黃印忽變作一圈金霞，發出無量吸力，吸上身來。如換另一個法力稍差的人，當時定被吸進圈中，喫那西方真金之氣裹住一絞，縱不形消神滅，也休想逃得性命。總算花無邪機智絕倫，法力又高，兩次施爲，禁法已被止住，人未入圈，尚可無害。又是行家，一見金霞煥彩，立即警覺，知這黃印乃是佛家法寶，並非禁制。這類法寶，如若無力收取，一經引發，就此想脫身，真是萬難。慌不迭一面運用玄功，奮身縱退；百忙中回手咬破中指，施展師傳滴血化身之法，朝前彈去，化爲一片血光，飛上前去。那金霞正待離門飛起，與血光迎個正着。祇見血光投入金霞圈中，一閃不見，金環也就停在原處，不再轉動。花無邪知道不將此寶收取到手，不能入內。先前不知誤犯，受此虛驚，一經判明是佛門異寶，不能再以強力引發，便照佛道兩家收寶之法，試探着小心收取。金環威力雖不再現，連用收法，並無動靜。初意難極，本欲求助。及至與申屠宏見面，說完前事，外壁禁制剛一復原，門上金印也恢復了原狀，不再放光。猛然觸動靈機，重又跪拜通誠。起立之後，先不行法攻那玉門，祇照總圖試一解禁，又見金光一閃，心中大驚，趕緊縱退。再定睛一看，那一圈黃印忽化爲一個金環，晃眼由大而小，祇有茶杯粗細，向洞外一面飛去。事出倉猝，又是驚弓之鳥，見即閃避，不及下手。

申屠宏初來，不曾問出底細，正立迎面，一眼看出是件奇珍異寶，立用分光捉影之法，伸手捉住遞過。花無邪道：「此係佛門至寶，我尚不知它的來歷用法。定數應爲道友所有，否則我早已收取到手了。即請收下，無須推讓。我便據爲己有，也祇暫時保存，多操一份心，並無益處。祇門內禪經，關係我大劫安危成敗，此時方悟僅我一人之力，決

難如願，仍望道友終始玉成，感謝不盡。」話未完，門內水火風雷與金鐵交鳴之聲同時大作。雖題中應有文章，鑒於前失，知道單靠內外兩圖還不足恃，前路艱危，一層難似一層，把初來急功自恃之念去了個乾淨。二人合力下手，先朝玉門按圖行法一指，門剛自行開放，門內立有千萬點金星激射而來。這一道埋伏，又非禁圖所有，花無邪急切間分辨不出是法是寶，方在驚疑。申屠宏來時開讀仙示，早知就裏，把手中二相環脫下準備，見狀忙往外一甩。環中所收天璇神砂，也化爲千萬朵五色星光，激射而出，竟將門內星光衝了回去。隨喝：「花道友，此是佛家八功德池中神泥所化金砂，被我用二相環擋住。速照總圖準備，隨我入門，再將二層禁制復原，此寶便可收下了。」花無邪見他用一枚鐵指環發出五色星光，竟將西方神泥擋了回去，愈發欽佩，自愧弗如。同時悟出洞中防衛周密，禪經未到手以前，禁制不能全撤，每進一層，必須先將外層來路禁制復原，始能照圖行事。否則另設的法寶埋伏必生妙用，阻路爲害。前面禁制一復原，所伏法寶也可收取，等禪經得到手中，禁法也不破自解，端的互相呼應，神妙莫測。照此情勢，分明神僧深知仇敵厲害，特意設此嚴關。等少時仇敵到來，層層攻破，事情已差不多了。聞言立即應諾。

申屠宏已當先飛入。這時門內星光金霞，喫天璇神砂強力一擋，威勢更盛，互相沖激排蕩，發出極強烈的轟轟之聲，宛如山崩海嘯，震耳欲聾。轉眼之間，神砂星光竟喫阻住，不能再進。申屠宏覺着神泥不特威力逐漸加增，並與天璇神砂互相吸引膠着，生出一種極微妙的變化。不知二寶各具吸力妙用，祇要一方勢絀，便可化合爲一，增長出無邊威力。西方神泥雖然厲害，卻無人主持。當日之事，神僧早已算定，一切設施運用，至時逐漸失去靈效。少時便與神砂合爲一體，成了峨眉七矮中第一件至寶。但是天璇神砂如爲神泥所制，雖也一樣相合，卻凝成一金塊，必須多耗心力，日日重煉，始能運用，盡管峨眉仙府藏有天一真水，也費事多了。仙示祇說神泥至寶可以收用，並未詳言，申屠宏倉猝之間，自未悟透。又以天璇神砂乃阮徵性命相連之寶，除他年抵禦邪魔，仗以完成仙業外，不久領導金蟬、石生等七矮，衝破南極磁光圈，在小南極不夜城光明境天外神山開府，以及三次峨眉鬥劍，均有極重要的關係。如稍毀損，怎對得起幾生患難的同門至交？當時情勢，已無法收退。心中一急，拼耗真元，把多年苦練的全副功力運用上去。因與阮徵同門同修，各人法寶妙用均所深悉。此舉人與寶幾成一體，天璇神砂不是可以消滅之物，人雖不致死，稍如失挫，創傷卻不在小處，形勢端的險極！

申屠宏這一情急相拼，神砂威力隨同大盛，神泥星光立被制壓後退，未容二次發生變化。花無邪撤收禁制，也已成功。神泥與禁法息息相關，禁制一停，便失靈效。天璇神砂吸收法寶，原具專長；申屠宏全力運用，勢又絕猛，一進一退，相差懸遠，這一來剛巧合

適。申屠宏猛覺前面千萬斤的阻力忽地一鬆，神泥也未消滅，祇喫天璇神砂分化，雜入五色星光之內，隨同飛舞，向前衝去，上下四外，更無別的阻礙。因素來謹慎，雖料神泥已被制住，依然不敢造次。方在停步觀察，忽聽花無邪道：「前面已是神碑，道友快收法寶，容我過去。」申屠宏聞言，又看見神泥所化金星與五色星光勻合，彷彿原有，運用由心，忽然省悟，忙戒備着往回一收，神光一閃即隱，與平時收寶一樣，祇鐵指環隱隱多出一圈極微細的金點。知道神泥已到手，並與神砂相合融爲一體，喜出望外。同時花無邪已將二層禁制復原，朝前飛去。申屠宏跟蹤趕到盡頭處一看，那神碑乃是一片平整玉壁，當中有一片尺許長樹葉形的金影深入玉里，隱隱放光；好似天然生就，又似一片真樹葉藏在裏面，玉質晶瑩，映透出來。知道這便是那貝葉禪經，忙同下拜通誠，祝告起立，又知道此經密藏玉里，金光外映，看去祇隔紙一般薄的玉皮，實則相隔還有尺多深厚。並且外壁所刻禪經與此關聯，非把這貝葉禪經取出，外壁經文不能出現。玉質更堅如百鍊精鋼，非照總圖所載，並須精習佛法的人，不能取出，並非容易。到手以前，奪經仇敵也必趕到，實是大意不得。總算事前有了準備，便照預計，由花無邪施展前師神尼芬陀所傳佛法，上前取經；申屠宏在側戒備。事機瞬息，稍爲延誤，便生鉅變。申屠宏少時更須抽空走往後山，參與采薇僧朱由穆、姜雪君與天殘、地缺師徒鬥法之事。哪一面都是事難責重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由不得心情緊張起來。

待了一會兒，申屠宏見花無邪面壁而立，先是手掐訣印，由中指上放出一道毫光，射向壁上，朝樹葉四邊徐徐轉動。跟着便聽壁內禪唱之聲隱隱傳出。此是神僧所留音文經解，祇此一遍。當時如若記憶不全，便須再費多年功力，始能通解。那時花無邪早到應劫之時，必不能仗以自保。禪唱一完，玉碑上立即變化，禪經也自取到手內，暗忖：「自己不是佛門中人，此經無緣得見，事正危急，也無暇記，不消說了。可笑雲南二惡用盡心機，百計劫奪，雖精晶球視影之法，內洞許多祕奧仍無法窺測。這禪唱留音不曾聽去，便將禪經劫奪到手，也無用處。何況內外兩經互有關聯，若不深悉細情，又是神僧昔年默許的正宗佛門弟子，多高法力也難取走。結局必然是白用心力，害人轉而害己。聞說二惡雖是邪教，法力甚高。麻頭鬼王更能前知，行事謹慎。怎臨事如此愚蠢？現在花無邪功成在即，先前不合貪功，又稍延誤。又當天殘、地缺與人鬥法正酣，無人作梗之際，按說仇敵應已早到，洞外怎還無有警兆？」方在尋思，忽聽隔洞頂上面驚天動地一片大震，宛如一二十個極大地雷同時爆發。可是洞內仍是好好的，並無異狀。緊跟着，四外風火之聲轟轟交作，頂上巨震更響個不住。兩下裏匯成一片，聲勢猛惡，自來罕見。知道雲南二惡正用有相神魔攻洞，此時雖還無害，遲早仍被攻進，難免一場惡鬥，並且從此糾結，非到強存弱亡，不能分解。

申屠宏再看花無邪運用法力，虔誠默記，直如未聞，暗想：「此女根骨既佳，人又美好，更有這高定力，真個難得。祇爲當初一時不慎，誤犯芬陀教規，已受多年辛苦危害，結局仍不免於玉碎香消，還受二惡十四年煉魂之慘。如非向道堅誠，自身能夠排除萬難，甘於以身殉道，力求正果，勢必形神皆滅，連元神也保不住。」再想起師長閉關，羣邪猖狂，自己雖得重返師門，前路依舊艱難。心忿二惡，明知此經正邪殊途，不應爲其所有，和烏頭婆一樣，偏要恃強凌弱，乘危劫奪。花無邪定數如難避免，異日相遇，決不使其漏網。正尋思間，外面風雷攻勢愈急。待不一會兒，中間忽雜着一種從未聽到過的極淒厲的顫聲悲鳴，隱隱傳來。好像是烏頭婆呼音攝魂之法，又不全像，纔一入耳，便是心搖神蕩。知道不妙，尚幸功力堅定，未爲所乘。再看花無邪，聞聲面上立帶惶急不安之狀。同時壁中禪唱也已終止，一陣旃檀香風過處，眼前倏地奇亮，耀目難睜。由內而外，滿洞風雷大作，焰光交織，上下四外洞壁一齊震撼，勢欲崩塌。變生倉猝，不禁大驚，忙把二相環往外一甩，那神泥、神砂合化的五色金星，立似潮涌而出，先將內層碑室入口封住。